

在现场

曹文轩关于绘本阅读的问答

Q: 读的书越多越好吗? 孩子从小读了很多绘本, 到小学一直阅读量挺大, 现在四年级了, 但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一般, 感觉阅读量和表达能力不成正比, 请问曹老师, 有没有什么秘诀, 可以打通从知识输入到产出的关节?

A: 对一个人来讲, 当然书读得越多越好, 你的孩子不能停止在绘本阅读上, 他要慢慢过渡到文字书的阅读上。一个小孩最后的语言能力, 是通过文字书的阅读才能够达到理想状态, 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图画书给予孩子的并不是他的语言能力。如果孩子文字书也在看的情况下, 依旧语言能力令人不满, 则要看选的书如何? 对图书品质的选择是不是出了问题? 孩子拿到的书是不是非常值得孩子读的书? 天下的书太多了, 如果书的品质很差, 语言也很差, 这样的书, 即便看得很多, 也没有作用的。

Q: 孩子10岁了, 总是喜欢读一些冒险类、科幻类小说, 其他的都不读, 对于孩子读书的类型需要有所约束吗? 作为“阅读偏食”家长又该如何引导?

A: 小孩的读书阅读是要选择, 不可以把百分百的图书选择权利下放给孩子, 我们不能搞儿童中心主义, 也不能搞极端的儿童中心主义。在读书的问题上, 家长要有主导权, 孩子读什么书, 家长要有主要意见。如果孩子一味地读这种书, 他的阅读生态是有问题的。就像吃饭需要营养的均衡, “阅读的偏食”对于孩子成长不利。所以要想办法引导孩子, 在读这些书的同时, 还要对其他书产生兴趣, 更加广泛地、立体地阅读, 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, 才有利语言能力的培养。

Q: 现在儿童90%都在读国外引进的绘本, 欧美日本的居多, 无形中加深了对国外传

统和文化的渗入, 请问这样是否也有弊端? 可否多多介绍一下关于中国的传统和经典的绘本?

A: 绘本的国外文化渗透真的不是很厉害, 绘本表达的是普世价值, 没有太多的民族的文化特点, 对小孩的文化渗透不是很明显, 这和成人文学还是有差异的。中国的原创绘本是刚刚兴起, 过去所谓的连环画, 不具备今天的绘本意义, 但是现在毕竟出现了很好的原创绘本, 比如彭懿先生、朱自强先生、梅子涵先生的绘本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。

Q: 曹老师, 您的作品大多带着点悲伤色彩, 主题也稍微有点沉重, 我作为家长是喜欢看的, 但不知道适不适合小孩子读, 他们能不能接受, 比如您的《纯美系列》绘本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, 对于孩子来读是不是稍沉重?

原创书

吕丽娜和她的“小女巫”

◆ 刘绪源

吕丽娜是一位安静的作家, 一直在默默地写, 至今已出版了几十本童话。因为她的读者是低龄儿童, 所以这些作品都很短小, 也很清浅可读。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她的精选集《五只小兔子的远方》, 体现了她温暖多趣的创作风格。

本文着重谈她的短篇童话《好奇小女巫》, 其中有着很不寻常的新意——

小女巫即将从魔法学校毕业, 毕业考试题目是用魔法修一条路。这不难, 她拿着魔棒出发了, 走到哪, 路就跟着修到哪。这中间, 她听到两只小鸟说, 小树林里新搬来了金翅鸟一家, 她好奇起来: 金翅鸟? 它们的翅膀是金色的吗? 它们的声音好不好听? 它们有几个鸟宝宝? 鸟先生英俊吗? 鸟太太爱唠叨吗? 她跟着去看了金翅雀, 这才继续修路。又听见水精太太说, 水精先生在湖边钓鱼呢, 她又好奇起来: 水精先生钓到几条了? 是小毛毛鱼还是大鲤鱼? 是灰色还是红色? 会不会钓到美人鱼?

会钓到会唱歌的鱼吗? 小女巫忍不住拐向了湖边。在满足好奇心后, 她继续修路。不料又听到一阵笛声, 是谁躲在花田里吹笛子? 小兔子? 小鼯鼠? 小矮人? 小妖精? 小女巫实在太好奇了, 忍不住又拐了个弯, 终于弄清是一个小花仙在吹笛。她到达终点时, 天都快黑了。她好奇地看看别的小女巫修的路, 她们个个都好棒呵, 而自己的路一会儿拐到东, 一会儿拐到西, 她羞愧极了。但没想到, 魔法学校公布的毕业成绩上, 她那条弯弯曲曲的路竟得了第一名。因为, 评委们认为, 魔法小镇稀奇古怪的路太多了, 没有一条比这条拐来拐去的小路更适合自在地散步, 还可从中看到更多的风景。

这个故事, 颠覆了我们多少现成的观念! 比如, 小孩要勤快, 要认真, 不可三心二意, 注意力要集中, 做事要讲究效率……总之, 这都是一些好观念, 但都是成人的观念, 大多是比较大的孩子才能做到的。那么, 小

小孩呢? 我们一般也是按照小孩子那样来要求的。为什么? 很简单: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可是, 孩子是在什么时候“起跑”的呢? 按照皮亚杰的算法, “前计算时期”到七岁结束, 也就是, 到七岁时, 孩子才有初步的计算能力, 也就有初步的理性思维能力。在这之前, 孩子主要依靠的是审美想象。所以, 在两岁到六七岁这段时间里, 孩子正处于想象力迅猛发展的时期, 好奇心特重, 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也就发挥了想象力, 这就是他们这时把握世界的方式。所以, 这时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学习, 更不是创造效率, 而是玩, 纵情地玩, 放肆地想象, 在童谣、童话、绘本、游戏中成长。这时想象力越发展, 六七岁后的理解力也可能越强。《好奇小女巫》的作者是理解这一点的, 所以才会肯定了小女巫七拐八拐、顺从自己好奇心的做法。这是一种全新的儿童观, 应引起孩子的老师和家长们的充分关注。



“父母的选择”童书榜巡礼

碰撞的种子

——《跑跑镇》创作缘起

◆ 亚东

说起“跑跑镇”, 我会想到儿子奇奇。三岁的时候, 他想出了一个游戏: 伸出两根食指, 慢慢互相靠近, 待指尖相碰的瞬间——Bang! 猛地把两手伸展开, 做爆炸状。我们指尖碰指尖, 指尖碰鼻尖, 指尖碰耳垂, 鼻尖碰鼻尖——Bang! 游戏结束, 故事也就自然而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直到后来动笔写, 我才发现生活中“碰撞”无处不在:

原子碰撞成分子, 分子碰撞成氨基酸、蛋白质, 进而碰撞成细胞, 细胞碰撞成各种生命; “日”和“月”碰撞成“明”, “小”和“大”碰撞成“尖”; 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、牛魔王的牛头人身、莱特兄弟用风筝和螺旋桨碰撞出的飞机……生物进化抑或人类文明, 神话传说抑或科学发现, 好像到处都有“碰撞”。连发明专利也有专门针对这种碰撞式组合的, 根据统计, 组合型成果约占全部发明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呢。

原来, 世界是碰撞出来的。愿这本书能把“碰撞”这颗小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田, 伴着他们的成长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 碰撞出更新奇、美好的事物来。

父爱札记

晚上, 继续读从图书馆新借的书。其中有一本是德国作家弗朗西斯卡·比尔曼的《吃书的狐狸》, 很有意思。讲到“但是, 狐狸先生是谁? 他可是一只狡猾的狐狸! 他早就盯上了一座房子, 那里的书多得数也数不清……”

问小家伙: “你知道这座房子是哪里的吗?” 他点点头: “知道, 是图书馆!” “行啊, 这你都能猜得到。” “你当我傻啊, 书名都写着, 爱吃书的狐狸嘛, 只有图书馆才有好多书, 到菜市场买书不是有病吗?”

被抢白真不是滋味。过一会儿, 哲哲喃喃自语: “狐狸先生可千万别去儿童图书馆啊, 那里的书都是我爱看的, 吃光了我就没有了。”他能够把书放在心上, 并且喜欢书这一点让我很高兴。

爱书的孩子, 心地更为柔软, 心里流露出来的总是纯纯的真与善。

知道, 是图书馆

◆ 张贵勇

新书风向标

和爸爸一起读书



[美] 理查德·乔根森/著 [美] 瓦伦·汉森/绘 王志庚/译

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: 2016年4月

全书以阅读为主轴, 从回忆小时候与父亲共读开始, 讲述了这对父女一生的阅读之旅。

小时候, 每天晚上睡觉前, 我和爸爸都会读一本书。有时候, 我们和书里那只戴高帽的猫一起窝在软软的沙发里, 有时候和玩具们一起坐在壁炉旁, 有时候就只有我和爸爸两人, 我们会来到幽静的星空下读书。随着年纪渐长, 阅读的主题在变化, 我和爸爸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可是, 那个软软的沙发一直陪伴着我们, 我和爸爸的阅读也从未停止。后来, 我成为了母亲, 也和孩子们挤在那个软软的老沙发里, 重温那些陪我走过童年的书。

全书飘着温暖气息, 与亲人共处时, 与自己共处时, 与想象共处时, 因为书的存在, 才成就这样的美好时光。

总编辑手记

像做匠人一样做童书

◆ 颜小鹇(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)

我们到4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, 与孩子们进行交流, 他们都很喜欢“野兽国”这个书名。

还有一个问题, 就是野兽国的首领头应该翻译成“野兽大王”还是“野兽国王”? 如果译为“野兽大王”, 那故事中关于放弃王位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? 我们请教了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教师朋友, 最后将“野兽大王”改成了“野兽国王”。

在《野兽国》的制作过程中, 我们也是费尽心血。光选择纸张, 来来回回就倒腾了两个多月。印刷打样时, 我们选了十几种纸做对照, 最后确定效果最好的一种。对印厂也是高标准严要求, 从三家大厂中选择了能够达到标准的。

《野兽国》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蓝色, 业界称其为“桑达克蓝”, 桑达克运用点、皴、擦、抹等绘画笔法, 轻快活泼地描绘出月光在海浪上的闪烁、跳跃; 他用钢笔排线, 让各具形态的海浪不至于有形没骨; 他运用各类蓝色绿色, 使月光下夜色里色彩丰富的海浪显得那么透明、深沉、幽暗。

为了将“桑达克蓝”还原出来, 在印制过程中, 每一版、每一种颜色配比都和机台师傅反复协调, 力争使桑达克笔下的色彩能够印刷出最佳效果。

关于这本书的宣传营销, 我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打破传统儿童图画书的宣传方式, 不局限在少儿专业领域, 而是邀请成人文化界的人士参与进来。

2014年6月, 桑达克去世纪念日前后, 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出版发布座谈会, 现场到会的大多是文化艺术界活跃的大咖, 这使得这本书的定位非常高大上, 也可以说是荣光照耀。

《野兽国》上市半年后, 销量近3万册, 得到了读者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, 所以我认为, 有自己的想法, 尽自己的力量, 把书做到极致, 就是一种“匠人精神”。



作者: (美) 莫里斯·桑达克

译者: 宋珏

出版时间: 2014年06月

《野兽国》精装 (贵州人民出版社·蒲公英童书馆)